

放风

(外一首)

■徐桂荣

麦苗上凉凉的小南风,也是湿的
逃离樊笼的鸟,收起翅膀
东瞅瞅西望望,她的眼睛
似乎仍看得见不久前的一场雪

这是三月,春寒料峭
空旷的田野寂静而萧索
小杨树,秉承着家族的传统和习性
依旧紧绷着枯槁的脸
不动声色

耐不住春情春意的,只有
田埂上一坨一坨的疙疙瘩
这些卑微的生命,一颗抱着一颗
一片扯着一片,软软的
从脚下一直铺向天边

春风一吹,就呼啦啦泛出新绿来
春风只稍稍一吹,就从旧年的枯萎里
活出葱茏的本色

一株小杏树,躲在墙角

一株小杏树,躲在墙角
前几天还安安静静地
今天路过,已是满树花蕊照攘

春天说来就来了,总是
最柔软的生命最先感知
并以最美的姿势赋予其色泽
香味,和音容

一株低矮瘦弱的小杏树,躲在墙角
却躲不过大自然普降的恩赐
沉醉于盛放的羞涩
她满树的花瓣儿,粉红粉红

高考铭

■郭德臣

年不在高,
志当鹏程。
校不在深,
隐凤藏龙。

高考诸子,
未来梁栋。
十年寒窗苦,
五更灯火明。

月迎挑战,
日日踏征程。
惜我少年时,
勤用功。

有孤独与寂寞,
无鲜花与掌声。
步蟾宫折桂,
睹大师真容。
古人云:
功到自然成!



小说

从戏里出来

■蒋寒

一夜间,丝绸厂外的古街张灯结彩,行人都着了古装。行人着了古装后,就在古街上来回地走……直到导演喊“OK”,摄制组停机。

艾玲恋恋不舍地脱下古装时,心头仍怦怦跳个不停:我当演员了!我当演员了!这部连续剧还没开播,艾玲就成了义务宣传员,仿佛她是这部剧的主角。

艾玲是丝绸厂厂花。许多丝姐丝妹都当了群众演员,她们见导演特别喜欢艾玲,说她穿上古装,气质高雅,像个大家闺秀,让她在镜头前反复地走动……她们都夸:“艾玲天生是块演员的料。”她们怂恿艾玲去找找那位导演。艾玲心头就飘飘然。

艾玲回家跟教书匠丈夫眉飞色舞地说:“我当演员了!”谁知教书匠不以为然:“恭喜啊!”见教书匠不冷不热,艾玲砰地甩门而去。

教书匠愕然:“毛还没长,耍起了大腕派头?”

不久,这部连续剧在各地电视台热播。熟悉艾玲的人几乎都在电视上看见了她们,一上电视,确实比真人妩媚。镜头不是一闪而过,而是给了她好几次特写。而且在好几集剧里都出现了古街,都有艾玲的镜头……

有人叹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那期间,等在丝绸厂外给艾玲送鲜花的小伙子络绎不绝,艾玲也应接不暇地接着厂家和广告商的电话。

艾玲成了明星。艾玲第一个动作就是与教书匠离了。教书匠毕竟是教书匠,为人师表的人,背后并不说艾玲半句。艾玲大胆地挽起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的手。艾玲开始出没那些她平常拮据得连想都不敢想的场合:高档舞厅、酒吧

以及星级宾馆。作陪的都是些有钱的老板,一些把任何人都看成商机的老板。

艾玲真正的飘飘然。喝酒、唱歌、跳舞。艾玲徜徉在明星的感觉中,沉醉在明星的世界里。艾玲甚至置丝绸厂领导的警告于不顾。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自由。

艾玲找到了自由和幸福。她不愿再回首在丝绸厂滋味。她听说,许多伟人和名人在成名之前,都要经历许多磨难和历练。她把在丝绸厂的日子完全当成自己人生的磨难和历练。她想她的今天,正是她人生的苦尽甘来!

风流倜傥的小伙子是她的主持人。艾玲感激他。艾玲的形象又出现在当地电视上,不过不是什么剧,而都是些乳罩、卫生巾之类的广告。有人说:艾玲由表及里开始被人层层剥光了!艾玲心里一



童年
时光

王广 摄

小说

花心女婿

■海华

郝妈妈姓郝名娜花。

那年腊月的一个寒夜,郝娜花的丈夫醉驾不幸身亡,撇下8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郝娜花擦干眼泪,含辛茹苦,把儿子和女儿拉扯大,并供兄妹俩上完了大学,还想方设法寻熟人,找关系,好不容易帮他俩找到了一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打这以后,满街道的人一提起郝娜花,都不再叫她的本名,而称她为郝妈妈。

冬去春来,眨眼间又过了几年。郝妈妈四处奔波,先后张罗着为儿子成了家,又帮女儿完了婚。街道里有人说,这以后郝妈妈总算跳出了“男女坑”,终于可以过过舒心的日子了。

然而世事无常,情况总是在不断地变化,面对着灯红酒绿的多彩世界,郝妈妈那已是某局业务股股长的儿子,婚后不到3年却因家外有家东窗事发,儿媳妇把状告到了郝妈妈处,哭闹着非离婚不可。

郝妈妈先是一惊,旋即又冷静下来:这事可是真的?“千、真、万、确!他自己也默认了。”儿媳妇一字一顿地说。

郝妈妈沉吟半晌,苦口婆心地力劝儿媳:“我儿子虽不争气,可你也应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啊。人常说‘已婚者将就将就’。再说,离婚毕竟不是儿戏之事,你可要三思啊!”

唉,或许是郝妈妈时运不济,儿子与儿媳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一波又起,几天后,女婿又因拈花惹草被人告发。郝妈妈听到风后,急三火四地一个电话把女儿召来,当问清楚此事属实,立马诘问道:“鬼丫头,摊上这种事,你怎能沉得住气?”

女儿柔声说:“他一直待我不薄。我已打听过,这事确因应酬酒醉后的偶尔所为,我正琢磨着是否应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啥?你真浑啊!老妈子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你拉扯大,到头来你嫁的却是个花花公子,你叫老妈的脸往哪搁?”郝妈妈满脸乌云。

女儿噤着嘴:“这……这……”郝妈妈沉声吼道:“还犹豫啥?这事得听老妈的,趁早同他离!”